

秘 密 档 案

泰里·迪尔
扬·普鲁伯特 著
罗滨·摩尔

中国档案出版社

责任编辑/詹红旗

特邀编辑/王 珩

责任校对/吴 非

封面设计/刘兰峰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秘密档案/(英)迪尔(Deary, T.)等著;罗磊等译.

北京:中国档案出版社,1997.12

书名原文:Classified

ISBN 7-80019-730-1

I. 秘… II. ①迪… ②罗… III. 科学知识—普及读物—英国 N. Z256.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7)第 24792 号

Classified

Copyright ©Larousse plc 1996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by China Archive Pres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Larousse plc.

through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All Rights Reserved

出版/中国档案出版社(北京西城区丰盛胡同 21 号)

发行/中国档案出版社

印刷/北京密云华都印刷厂

规格/850×1168 1/32 印张/14 字数/330 千字

版次/1997 年 11 月第 1 版 1997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5000 册

定价/19.80 元

目 录

月球上的红光/1

当阿波罗 11 号的宇航员在双脚踏上月球的时候,他们到底看到了什么? 有证据可以证明人类首次登月比美国国家宇航局所计划的更令人震惊。

神秘的残骸/91

1947 年 6 月 2 日,一个奇怪的东西坠毁在新墨西哥州的沙漠里,人们开始疯狂地猜测残骸的来历,这是一艘外星飞船吗? 为什么美国军方和联邦调查局要拼命掩盖真相,甚至不惜杀人灭口呢?

军舰隐形之谜/163

有的秘密具有潜在的巨大震撼力,因此政府试图掩盖真相。令人惊异的是尽管为了保守秘密作出了那么多努力,有时真相仍然会泄露出来,比如一个关于军舰隐形的故事。军舰真的会消失在空气中吗,这个神奇的故事可信吗?

谍海疑云/227

人会被欺骗、收买、绑架,会被说服而改变立场。与

计算机相比，人是那么不可信赖，有许多人掌握各种机密，他们中只要有一个叛变，这个国家的安全便会遭到不可估量的破坏。

网络悬案/295

地球上最古老的犯罪也许是凶杀，而计算机黑客利用计算机盗窃可能就是最新的偷窃形式了，两者结合的结果成了令人难以置信的谜。

一名德国计算机专家怎样窃取了绝密情报，又是谁谋杀了他？

谁除掉了核专家/367

弗拉基米尔·阿利克赛得洛夫博士是位核子冬天专家，1985年他在西班牙出席一次会议时失踪。他的命运，直到今天仍然无人知晓，是叛逃到了美国，还是被克格勃“除掉”了，答案可能在一个档案里，一份标有“绝密”的档案。

月球上的红光

罗宾·摩尔 著 谷欣 译

大千世界中许多奇观值得人们去研究、测算，甚至还有一定的观赏价值，比如说好几个地方都存在的金字塔和南美洲玻利维亚高原上复杂的几何图形。可是，尽管这些奇观都是客观存在的，人们也只能猜测它们的真实用途。所以，设想一下，要证明一段难以描述的经历或是一个稍纵即逝的不明物体该有多么困难？显然，这根本就不可能！

半个世纪以来，关于遭遇外星人和看到奇怪物体的传说已经成了“现实”的一部分。其中大部分都可以解释为荒诞的想象，最好也只能称得上是光学错觉。但是，也的确有些事件还无法解释或根本就没有被解释过。

在 20 世纪伟大探险史上，就曾有这样一件事悄然发生。因为，当全世界的人都在观看阿波罗 11 号登月和阿姆斯特朗迈出“人类第一步”时，另一桩奇遇可能正同时发生，而公众对此却一无所知。

阿波罗 11 号的宇航员在完成这一开天辟地的重大使命时，是否真的被外星飞船所监视？他们有没有把自己的困难处境通知休斯顿？地面控制又做了什么决定？有什么证据可以证明人类首次

登月比美国国家宇航局所计划的更令人震惊？

这些证据从未被公布过。事实上，真相被掩藏在布满灰尘的档案卷中或是计算机的数据库里。政府不允许透露这些绝密档案。档案上标着：

机密

第一章

我叫哈里森·戈瑞尔。

也许你以前听说过我。你可能在《休斯顿哨兵》报“太空观测”专栏里看过我写的文章。如果你没看过，就直说好了，你不会让我难过的。相信我，在新闻界呆了30年，我的脸皮已经像老公象的皮一样厚了。

在新闻室，我的那些同事们声称我的性情也跟老公象一样。我知道他们怎么想的。有时候他们开玩笑喊我“顽固的记者哈里”，他们觉得我老派、守旧。

我想他们是对的，我确实守旧。当我进入报界的时候，记者的形象是一手拿铅笔，一手拿记录本，记忆好得——好得跟大象一样。

而现在摩登时代里的记者手里要是没有价值一万美元的电子设备，连星期日学校野餐都无法报道。真正的新闻就是被他们在大街上撞上，他们都不知道。

我写头版新闻时，对我的报道充满了自豪感，可如今，《哨兵》报上大部分新闻根本就称不上新闻，全都是些丑闻和流言，晾出来给大家看的全都是脏衣服。

以前却不是这样。我作记者的时候，城市编辑是本·哈利，他简直是个嚼着雪茄烟的暴君，他只要事实——迅速、准确、铁的事实——而不是那些搞笑的玩意儿。

他嗓门大，招人讨厌，不是那种慈眉善目的人。但是，老天做

证，他教会了我写新闻。他教我如何写真正的新闻——写人们怎样在逆境中挣扎，战胜了难以想象的困难——它们展示了人类生活的欢欣和痛苦，这样的新闻才能抓住人们的心。而现在呢，我们的记者热衷于体育得分的争吵和明星们卧室里的桃色故事。

我不是来诉苦的，从很多方面讲我是非常幸运的。新闻业待我不薄。30年来，我都在报道这座城市的大新闻——宇航业，这是因为载人飞船中心就座落在休斯顿市内，而我有机会看到了太空探险史上最激动人心的几章。

那些没能赶上太空竞赛的伟大岁月的人们，很难体会每一次起飞和发射时人们激动的心情。有时候那感觉就像我们也系着安全带坐在驾驶舱里，感受着发动机就在脚下点火的瞬间，然后我们戴着头盔的脸都转向遥远的星球。

每一次使命都将我们年轻的宇航员送往宇宙中更遥远的地方。我写了一篇又一篇的报道，每一篇都比前一篇更惊险动人。

但是有一篇报道我却从未发表过，到现在我才决定将事实公布于众。

事情发生在1969年人类第一次在月球上行走的时候。

据我所知，我是唯一一个隐隐约约了解事情真相的记者。你明白吗，当其他记者还依赖着NASA公关事务部喂给他们的新闻通稿时，我却有一条内线。我的叔叔彼特当时是使命控制处30号楼内的一名技师，他向我提供了一些内幕消息。

我听到这件事的第一反应就是冲到打字机前把所有这些不可思议的细节都打出来，然后径直奔向本的办公室，把一切都告诉他。

但事实上，我并没那样做，我非常清楚本决不会让我发表这条新闻。这里有许多漏洞要堵，我手里没有一份证明事实真相的文件，有的仅是一些模模糊糊的暗示和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人士

所提供的证据。我决不会讲出彼特叔叔的名字——那会丢了他的饭碗。

所以我就扼杀了这篇报道，彻底地扼杀了它。我从未告诉过本，事实上，我没那个胆儿。

现在我快退休了，却有了新的勇气，本和彼特叔叔都已作古，而我自己也成了老人了——一个有故事要讲出来的老人。

这些年来，我进行了大量调查——当然是偷偷进行的——已经能堵上一些漏洞了。我采访了无数跟太空项目有牵连的人，许多国家宇航局的退休人士都默认了我的故事，有些人甚至说中央情报局为此曾进行了大规模的掩盖工作。我也设法收集到了一些正式的机密档案——这些情报能够有力地支持我的控告。

所以现在，当退休就在眼前，我也就终于能公布这条被隐瞒的报道了——不管后果如何。

与此同时，我也恢复了孩提时对科幻小说的极大兴趣。

50年代当我还是个生活在得克萨斯州阿马里洛市的小男孩时，每天晚上我打开手电筒藏在被子下面读书，一读就是几个小时——我一口气读完了好几本《他们来自火星》、《遥远行星之战》之类的卷着边的平装书。

恰恰是这些廉价的小说使我幼小的心第一次思考起这个激动人心的问题：在无限深远的宇宙中，会有什么在等待我们呢？

我想，在我身上仍能看到当初那个瞪着大眼睛的小男孩的影子。有很多夜晚，当我妻子已经睡下之后，我独自坐在书房里我最喜爱的椅子上读阿西莫夫、萨根和克拉克的科幻小说直到夜深。每当此时，整座房子昏暗幽静——只有暖气管发出的格格响声和壁炉上座钟的滴嗒声陪伴着我——我就会展开想象，仿佛回到了孩童时代，梦想着探索幽远空旷的宇宙。在这个奇妙的梦想中，我甚至能感到自己在失重的状态下在宇宙中漂泊、漫游。

读科幻小说往往使我觉得自己非常渺小。这是真的,因为我现在明白,在很多方面,比起我们记者来,科幻小说家能更好地解释宇宙中的神秘现象。

人们说每个报刊记者都有一本未完成的小说藏在抽屉里的某个角落。也许这是对的,至少对我是这样。不过,因为我无法证明我所讲的全都是真的,我也就不打算将它以新闻的形式发表出来。所以,我决定只讲故事,由你自己来决定哪些是真相,哪些是虚构。

这仅是我探索真相的一次尝试。

如果你觉得这个故事纯属虚构,那也无妨,它也不过就像环绕星球运动的又一块太空垃圾罢了。

但如果这个故事本身就是事实——那又如何呢?

第二章

阿波罗 11 号的指挥内尔·阿姆斯特朗握着月球舱上的控制器，两眼紧盯着仪表上不断跳动的数字。在他身边，那个监控高度仪的人就是他的太空旅伴贝兹·艾尔德林。根据数字显示，他们距月球表面仅 450 米。

阿姆斯特朗打开了头顶的开关，登月舱里立刻响起了一阵紧似一阵的嗡嗡声。

“你要干什么？”艾尔德林厉声问。

“我不喜欢我们进入的方式。”阿姆斯特朗答道，“我不想用导航计算机，我想试着人工降落。”

“你行吗？”艾尔德林问，他看到他们正以十分危险的速度迅速下降。

“没问题。”阿姆斯特朗的声音充满自信。

“好吧，”艾尔德林想，“他很可能就是国家宇航局最棒的飞行员。”这想法多少使他感到一些安慰。面前闪动的数字显示，他们正以每秒 30 米的惊人速度下降。

“看来，”阿姆斯特朗低声说，“我们得稳住它。”

就在此时，从无线电中传来了使命控制处急促的命令：

“取消！取消！你们进入的速度太快了。”

“我很好，”阿姆斯特朗冲耳机话筒里吼着，“我稳住它了。”

休斯顿的紧急命令又传了出来：“错误！服从命令！——你们马上就要坠毁！发射爬升火箭！启动取消手柄！马上！”

“我们现在的高度仅剩 30 米了，”艾尔德林急叫道，“再降 15 米我们会跌入‘死人区’，那时候我们想放弃都不行了，内尔。内尔……内尔？”

“我稳住它了。”阿姆斯特朗咬着牙关低声说道。

但是他没能稳住它。使命控制处是对的，他们进入得太快了。

1 秒钟后，高度仪显示出负数，荧光屏随之就熄灭了。

他们坠毁在月球表面。

“瞧，内尔，”艾尔德林怒气冲冲地说，“真要谢谢你，我们都死了。登月舱也成了一堆废铁。”

“别生气，”阿姆斯特朗平静地说，“下次我会成功的。”

模拟控制室的灯全亮了，国家宇航局的一名技师推开门问：“你们还要再试一遍吗？”

“过几分钟再说，”阿姆斯特朗答道，“我要重新校正一下这些开关。”

技师关上门走了。

“你说，”艾尔德林显然怒火未消，“接到命令时你为什么不取消？”

“因为我想知道不取消我能不能成功，我有一种感觉我能做到。”

“可你错了。你那‘大胆的感觉’要了我们的命。我们没时间这么闹着玩。内尔，下星期你打算怎样让这东西着陆？”

阿姆斯特朗迅速转过头来看着他的同伴。

“我会继续练习。”他冷冷地说。

艾尔德林强压住他的怒气，离发射仅剩 5 天了，阿姆斯特朗还不能使登月模拟舱安全降落。而这还不是唯一的麻烦，这仅是几千个可能引发灾难的情况之一，仅是几千个可能出问题的情况之一。

自从3月份以来,阿波罗的队员们就在佛罗里达州肯尼迪角的模拟指挥舱和模拟登月舱里拼命工作,和他们在一起的还有一名勤劳的技师以及科学家们。为了使队员和飞船都做好登月旅行的准备,他们每天要进行10个甚至14个小时的紧张训练。

一到星期五,飞行员们就跳上他们的T·38型汽车开回得克萨斯休斯顿的家中匆忙地度过一个周末。而星期一早上起来第一件事,就是径直赶回肯尼迪角。

现在队员们对紧张训练起了反应,时间差不多了,而大家的脾气也越来越糟。人们都很担心,尽管使命指挥处让阿姆斯特朗上周告诉报界他们已经做好了登月准备,但私下里人人都怀疑这一点。

“你们好!”内部通讯系统中传来了迈克·柯林斯的声音,他是第三名队员,“猜猜看谁来了?吉姆·洛维尔!”

洛维尔是肯尼迪角最受尊敬的宇航员之一。他和弗兰克·博尔曼共同执行了双子座7号的飞行任务,创造了环绕地球飞行14天的记录;他还和艾尔德林在1966年执行了双子座12号的任务,当时艾尔德林成功地进行了太空行走;他还在去年阿波罗8号三人飞行中担任首席飞行员。并且,洛维尔是阿波罗11号后备队的指挥。

艾尔德林打开门,看见洛维尔手插在口袋里站在那儿,正咧着嘴笑呢。

“进展如何?”他愉快地问道。

艾尔德林翻了一下眼睛。

洛维尔皱起了眉。

“不太好,是吗?算是一种安慰吧,我飞阿波罗8号时也是一样。当时我觉得永远都不会做好准备。”

阿姆斯特朗走出模拟舱和洛维尔握手。

“你是特意来看我们的吗?”他问。

洛维尔点点头：“迪克·斯雷顿邀请咱们今天共进午餐。他正在下面的工作人员室等我们呢。”

迈克·柯林斯和他们一起穿过大厅，朝饭厅走去。

总宇航员迪克·斯雷顿就像是阿波罗 11 号队员的老母鸡妈妈。他是个老派的、拼命三郎式的试飞员，是水星号宇航员 7 名元老之一。论资格，他都该从月球飞回来了，可他却因为心律不齐被医生留在了地面上，从此再也不能飞向太空，只好在使命指挥处寻找一丝安慰。国家宇航局认识到宇航员们和自己的同事会相处得更好，他们就让斯雷顿负责管理所有飞行。

斯雷顿看着大家端着餐盘走进这间小餐室来。等他们都进来后，斯雷顿关上了门，他和洛维尔坐在长桌的一边，阿波罗队员们坐在另一边。

斯雷顿看着桌对面他的队员们大口大口地吃着豆角和土豆，突然觉得他们就像兄弟一样，似乎是从一个模子里造出来的：短发、粗眉大眼、大而灵巧的双手。他们还都穿着一模一样的国家宇航局跳伞服。

但他知道内心里人人都不同，这就是为什么他要将他们组合在一起的原因——一个人的强项可以弥补另一个人的缺点。

尽管阿姆斯特朗有时很倔强，但他有驾驶登月舱所必须的勇气和直觉。他能在阿波罗使命的强大压力下保持镇静，一旦飞船出了故障，他有足够的技巧进行人工驾驶。也许是艾尔德林的丰富经历培养了他控制阿姆斯特朗的那种成熟性格，并且他的广泛阅历和缜密思维在生死关头显得十分重要。迪克又看了一眼迈克·柯林斯，他正兴致勃勃地对付他的饭菜呢。迈克是三人中最随和的一个，当然，他的任务也同样至关重要。当阿姆斯特朗和艾尔德林在月球表面上探险的时候，柯林斯就驾着指挥舱环绕月球等待与他们对接，然后返回地球。柯林斯必须把握好时机，否则他的两个同

伴就将永远留在月球上了。想到这儿，迪克打了一激灵。尽管这次的使命困难重重，他相信自己挑了最好的飞行员担任这个工作。

“你们看上去好像两个星期都没吃过饭了！”斯雷顿裂嘴一笑，说道。

他的话并不好笑，可每个人都笑了起来，这有助于驱散他们心头的紧张情绪。

斯雷顿的脸色又变得严肃起来，他顿了一下，开口道：“听着，伙计们，我们现在必须面对事实——5天之内你们根本无法使那个锡箔和金属线做成的玩意儿降落在月球上。我建议我们至少推迟一个月发射。”

叉子和勺子都停在了半空中。试飞员从不愿意暴露出他们的惊异，但一时间，3个人看起来都像是被迎头泼了一桶冷水。

“这没什么可羞愧的。”洛维尔安慰道，“没错，新闻界会大惊小怪，但国家宇航局的人不会因为推迟发射而小瞧你们。”

“我不管新闻界或别人怎么说，”斯雷顿接着说，“如果你们没有完全准备好，我决不会把你们送入太空。”

很长时间没有人说话，每个人都在心里想他的话。

贝兹·艾尔德林切开一个面包卷，开始抹黄油。

“我确实有不少担心，”他承认，“但我认为拖延发射并不明智。”

他扫了一眼坐在他两边的队友。

“我不知道你们是怎么想的，我在模拟室里度过了400多个小时，我想，要是让我再多进去一次，我就不干了。我对这些预飞训练已经丧失了耐心，照这个速度一直训下去，我们会精疲力竭，没法完成使命了。我想我们应该找出问题所在，准时发射。”

迈克·柯林斯点了点头，“我认为艾尔德林说得对。我们需要重新振作起来进入状态，这完全可能，但我们必须得马上振作起来

——马上。我想，这个也许会有些帮助。”他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张纸，“我在这张纸上列了我认为这次航行中最关键的几个问题。你们想听吗？”

斯雷顿点点头：“说吧，柯林斯。”

柯林斯打开纸，平铺在桌面上。

“第一：发射。显然这一阶段上很可能会出现许多问题，但我们基本上是无能为力了。从我们离开发射架到进入地球轨道的这 11 分钟将是非常紧张的。

第二：跨月引射。土星号火箭将再次引火将我们送出地球轨道，转入 3 天月球之旅的适当轨道上。如果这一步出了问题，就意味着我们不会再回到地球上来了。

第三：月球轨道插入。我们将进行两次非常精确的火箭发动机引火：第一次是使我们减速以进入月球引力场，第二次则是调整与月球的距离，避免与月球相撞。

第四：降落轨道插入。这是艾尔德林和阿姆斯特朗进入登月舱，脱离指挥舱降落，直朝月表飞去，剩下我一个人在月球轨道上飞行。如果我们出了差错，登月舱就会降落在错误的地点，或是根本无法在月球上降落。我不愿意想一旦出了这种事我们该怎么办。”

斯雷顿啜了一口咖啡：“回头提醒我跟你们谈这件事。接着说，柯林斯。”

“第五：登月。这可能非常危险，我们不清楚月表是什么样子的。登月舱可能会掉到无底的灰洞里，也可能撞到岩石上；而且，磁场地穴也可能对导航计算机造成灾难——如果是这样，你们就必须脱开仪器自己驾驶。

第六：月球行走。这是最不可预知的环节。压力断裂和地下岩浆可能会使你们脚下的地面塌陷。除此之外，我们知道月表上经常